

圣剑殒情

(台湾)
塞翁著

独家版权

翻版必究

圣剑歼情

[台湾] 赛翁 著

下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05号

圣剑歼情

作者:(台湾)赛翁

责任编辑:白昌懋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—30000

ISBN7—5354—0690—4/I·571

定价:(上下) 8.80元

内容简介

武林一霸，将“圣情”二剑及《达摩真经》独自吞下；毁庄陷兄，图财害命，蛇蝎心肠，自是人间妖邪。娇娇淑女，倾心玉郎，冲破世俗，苦恋“小冤家”；果然蓝田种玉，种瓜得瓜。这武林争宝的阴谋诡计，善男淑女的有情姻缘，给天下武林写下了一笔醒世佳话。

作者简介

塞 翁 原名吕周书，台湾第二大武侠小说出版社春秋出版社负责人，现年八十岁，湖北省鄂州人，台湾老一辈著名言情武侠小说作家。老先生著作颇丰，先后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武侠小说作家，古龙、卧龙生、司马伶、陈青云等武侠小说大家均曾受其教益。

目 录

第五章	隐谋嫁祸	1
第六章	居心险恶	73
第七章	群雄云集	130
第八章	大义灭亲	172

第五章 隐谋嫁祸

总巡使正欣喜大功告成，减少一争夺圣剑强敌。掌门人玄天道长却着人搬来五罐骨灰。

这五罐骨灰，正是因演练达摩真经走火魔无法可治，被活活火葬的五位高道。

摆在面前，掌门人玄天道长面色一沉道：“阁下提出的条件，贫道一口应许，眼面前这五罐骨灰，都是因演练达摩真经走火入魔送终的，人命关天，请施主也给本观一个交代。”

总巡使道：“这事与本座何干，掌门人怕是找错对象了。”

玄天道长哈哈一笑道：“请问总巡使，这笔账应该找谁算？”

总巡使道：“走火入魔，由练功而起，武功来源，才是线索。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照总巡使言外之音，要找的对象不是你阁下，而是义薄云天周若愚。”

总巡使道：“你们爱找谁我管不着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。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借用台端的一句话，是根据可靠线索，才向台端讨还公道的。”

总巡使诘道：“掌门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病由练武起，请教总巡使，你那丹方从哪里来？”

总巡使本想如法炮制，说丹方来自周若愚，转念一想：玄天不是简单人物，要小心应付，不可跟周若愚拉近，给他挖根机会，遂改变初衷道：“是敝馆主祖传秘方，别的就无可奉告了。”

玄天道长蛇随棒上道：“贵馆馆主，想必是位于有名人焉？”

总巡使道：“歉难奉告。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这就奇了，凡属武林江湖中人，个个梦想扬名立万，是否贵馆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”

总巡使不悦道：“掌门人说话可要三思，敝馆主只是在等待适当机会，正式将开派立馆之事，昭告天下，要一鸣惊人。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所以贵馆三等以上人物，全不以真面目对人，故作神秘。”

“掌门人似对敝馆知道的很清楚？”

“世无不透风的墙，贵馆的所做所为，实在叫人不敢领教！”

十

摸起来很软

“掌门人，请别忘了，本馆非普通馆部，是承受皇恩的‘御用行馆’，你不怕触犯欺君之罪？”

“别唬百姓，贵馆一举一动，都逃不出武林众多耳目，你们不过是勾结官府，买来个御用行馆名义，好狐假虎威，荼毒乡民，为害地方罢了。”

“掌门人，请不要胡乱入人以罪。”

“有事实为证。”

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“在下‘洗耳恭听’，总巡使，为何前倨后恭？是不是有些心虚？”

“谦恭乃美德，掌门人何吹毛求疵？”语意双关

“好个谦恭乃美德，阁下词锋不输蔺相如，并非本掌门吹毛求疵，本门有几位俗家弟子，饱受贵馆的压榨，所经营的镖局，都接近倒闭困境。……”

总巡使听到这里，似乎心里有数，忙截道：“是那几家镖局？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汉口的宝通，四海，武扬，以及武昌的黄鹤，汉阳的扬帆等五家的总镖头，是本门俗家弟子……”

总巡使再度截口道：“那容易，包在在下身上，负责向敝馆馆主说，今后不再有不愉快之事发生就是。”敢情他是使的金蝉脱壳之计，无疑眼面前他是孤掌难鸣。

玄天道长越说越火，拍案道：“你们御用行馆特也不像话了，不独剥削镖局，连娼、赌之类罪恶钱也要，武林江湖讲的是疏财仗义，像你们这种要钱不要脸的门派，连黑道都不

如，简直是下流……”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总巡使怒截道：“掌门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请尊重你的身份，不可血口喷人，信口开河谩骂！”

玄天道长也非省油之灯，也许他是藉辞反脸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教训本掌门！”

话至此一使眼色，身后四位道人，同欺身上步，宝剑出鞘，将总巡使困在垓心，殿堂之中，顿陈杀伐之气。

这一着，非总巡使始料所及，按一般常情，必然拔剑相抗，不会束手就擒。可是他手触剑柄，突又缩了回去，并扬声吩咐一旁正与道人交手的剑童道：“剑童，他们的人多，莫作无谓牺牲，放下武器由他们怎么办好哪！”

经总巡使这么一奚落，武当的人，倒反不好动手了，双方遂成僵持之势。

玄天道长冷哼一声道：“总巡使倒是很认时务，只要你主仆听话，安分守己的留下来，等你们主子来谈条件赎人，本派决不伤你主仆毫毛。否则，就是自找苦吃了。”

总巡使深深了解行在廊沿下，谁敢不低头的道理，一语不发，任由摆布。

于是被关进一处暗室里。

早先献计，被掌门称做师叔的老道，指责道：“掌门人，你这一着，似乎霸道了些。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禀师叔，非是弟子霸道，只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御用行馆这一组织，根本都是些邪门歪道，没一个好东西，不知师叔有否留意？”

老道道：“留意什么？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那位什么总巡使无名氏，不独藏头露尾，脸上还戴有极为精细，甚难辨认的面具，即此一端，即可断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老道道：“这点愚师叔不敢苟同，江湖中因为某种不得已原因必须隐藏身份，加戴面具的，倒是可同情原谅的。至少这位总巡使无名氏医好了本门十几位走火入魔的门人，是应当感谢的。”

玄天道长道：“师叔，您老人家是以你那个时代的人心付度现代的江湖人，如今已是人心不古了！他为本门医治走火入魔，是为了那柄‘圣剑’，是有条件的。”

老道道：“就算是有条件，扯平了也就拉倒，何必难为人家？”

“师叔，您不知道，‘御用行馆’这个新近创立的帮派，歹毒异常，本派很多俗家弟子都受其害，若不借此机会，以人质为交换条件，谈谈清楚，再要处理，就大费手脚了。”

“说的也对，但有欠光明磊落。”

“师叔指点的是，但对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只是权宜罢了。弟子还另有目的，所以才……”

“为何吞吞吐吐不说下去？”

玄天道长移坐靠近他师叔，低声说出了“所以”。

老道听的直摇头，听完，规劝道：“你以掌门之尊，行事要光明正大，做门下表率，权术之计，只可偶一为之，不可以为常法，你要切记。”

“弟子遵命！”

总巡使无名氏主仆虽被软禁，但身受的仍是贵宾待遇，只是不能离开被指定的起居室。

总巡使避过监视的人，写好一张小纸条，送给剑童，吩咐道：“避过监视者的耳目，捉出饲在药箱底的信鸽，将纸条缚在脚上，传出讯息至要！”

“不必了，总巡使。”

总巡使闻声回头，见一驼背颡下蓄了几根山羊须的道人站立面前。

此道人来时不带一点声响，可见功力趋上乘。

总巡使跨步拦住驼背老道去路，扬声传话剑童道：“快放信鸽！”

驼背老道一笑自坐，道：“屋外布满了弓箭手，何必白白牺牲一只信鸽呢！”

总巡使一听，冷了半截，怒道：“你们想怎样？”

驼背老道抬手肃容道：“施主请坐，贫道奉命，特来转达掌门人的令谕的。”

总巡使只得耐着性子落坐，道：“贵掌门人的令谕，对本座不生效。”

驼背老道道：“商量商量总可以吧！”

总巡使道：“这还像话，请说吧！”

驼背老道道：“刚才因碍于众人之面，掌门人未便将心意相告。”

总巡使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驼背老道道：“因为我武当上下，都恨透了你们御用行馆！”

总巡使道：“河水不犯井水，何恨之有？”

驼背老道道：“说旁的是假，利害有冲突是真。刚才不是已提到有关镖局的事么！”

略顿，道：“贵我两派，近在咫尺，一个槽怎拴得住两头叫驴！利害冲突是无法避免的。”

总巡使颌头首道：“道长的论断，十分中肯。敢问道长怎样称呼？”

驼背老道道：“贫道道号一清，因为驼背，道中朋友公送一个外号金驼仙。”

总巡使抱拳道：“原来是武当四仙之首一清道长当面，失敬了。”

一清道长道：“书归正传，贫道是奉了掌门人之命，洽谈修好之事而来的。”

“修好！”总巡使不解的道：“修什么好？”

一清道长道：“自然是‘武当’‘御用行馆’两派修好呀！”

总巡使疑信参半的道：“是真的呀？”

一清道长“唰”的声，显示了掌门人八卦令旗，道：“八卦令旗象征掌门人亲临，总巡使应该确信无疑了吧？”

总巡使连连点头道：“敝掌门人说：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贵馆新近崛起，加上官府势力，不可小睹，贵我双方如能协议互不侵犯，则彼此都有好处，只要总巡使一点头，贫道这就恭送阁下离去，你看如何？”

总巡使本想一口承诺，转而一想：不对，我若一口承诺，不就承认我就是御用行馆馆主了，莫非他们使的擒敌先擒王之计，在算计于我，我自有道理。

于是道：“道长转达贵掌门这番美意，本馆馆主想必乐于接纳，在下返回行馆后，必定力促馆主付诸实施，补定盟约。”

一清道长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总巡使道：“决不反悔。”

一清道长随又在衣袖中取出一面三角黄底日月小旗，道：“总巡使可认此旗？”

总巡使道：“似曾相认。”

一清道长道：“此旗名‘兄弟盟友令’，凡持有此旗者，本门弟子都得接待救援，总巡使既已代表贵馆主与本门修好，贫道谨代表敝掌门致赠‘兄弟盟友令’小令旗一面，以示诚敬之意。”

总巡使双手接过，纳入贴身珍藏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于是自贴身处取出一面三角红底上绣金龙九条小旗，解说道：“此旗名‘九龙令’，是敝馆最高权威信物，谨代表敝馆主，以此令旗回敬贵掌门，以示诚敬。”

双方握手言欢，一清道长并恭送至出门外，互道珍重而别。

一清道长回到道观，向掌门人复命。

玄天道长向一清道长垂询道：“五里居士，任务达成否？”

“回掌门人的话，圆满达成。”边回话，边摘下了山羊须。敢情他是伪装的，五里居士是他的真名。

玄天道长道：“总巡使那小子一点也未怀疑你的身份？”

五里居士道：“我敢打赌，那小子根本不认识金驼仙一清道长。”

掌门人玄天道长道：“你可认出那小子究竟是谁？”

五里居士摇摇头道：“未曾认出，属下也曾回房查对武林名人榜，无一人形体与那小子雷同，当然，因那小子戴有面具，无面貌作依据，判断较难，但凭属下描写人相多年经验，难不见庐山真面目，也参断定那小子一定不是周若愚无疑。”

掌门人玄天道长道：“可曾套问出，他们的馆主是谁？”

五里居士道：“依属下判断，那小子可能就是馆主。”

掌门人玄天道长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五里居士道：“属下送他一面贗品‘兄弟盟友令’，他回敬一面‘九龙令’……”

掌门人玄天道长截问道：“何谓九龙令？”

五里居士边呈上边道：“据那小子解释，九龙令是御用行馆最高权威信物，令到如同馆主亲临。”

掌门人玄天道长轻摇着九龙令，道：“要好好保存，必要时，有意想不到的用处呢！”

略顿，继道：“你的推断不错，他随身携带馆主信物，是馆主的成分很大，但本座仍希望御用行馆馆主，如传说，是周若愚无讹。”

五里居士道：“属下以为‘珞珈山庄’时代的周若愚，尚难除掉，如今‘御用行馆’财势人马，不知胜过珞珈山庄多少倍，还加府台的庇护，如虎添翼，要除之，难过前者多少倍，馆主若果真是周若愚，岂不是我武当一大劲敌，掌门人何以反而希望馆主是周若愚？”

掌门玄天道长道：“自古邪不胜正，御用行馆倒行逆施，已被同道所不耻，加上私吞黄山宝藏，早为武林江湖所妒恨，大家正等着他作交代，只要证实他是御用行馆馆主，那些想支持周若愚，想替周若愚洗刷的人，也难于启齿，大家届时必群起而攻之，十个周若愚，也保不住命在。”

五里居士赞道：“掌门人高见，令属下茅塞顿开！”

正在这时，有道童来报。

五里居士解说道：“这道童是属下派出跟踪总巡使无名氏主仆的，容属下诘问。”

掌门人点头同意。

五里居士查问道童：“可有发现他主仆的真正身份？”

道童回道：“回居士的话，小童由他主仆谈话中，偷听到那位总巡使就是他们馆主。”

五里居士因料中而呈现得意的微笑。

掌门人的希望落空，面呈不快，也就结束了这段谈话。

武昌城里“长街”兴隆客栈，这日黄昏，来一群客商，生意上门，应该高兴，但掌柜以下都捏了一把汗，因为这群客商中，看不出是那个行业的，他们龙蛇难处，似乎各行业都有。

“店家！”其中一位道装朋友呼唤道：“可有上房？”

掌柜的恭敬接待道：“有，有，敝店后院正好空出一排上房，足够道爷跟诸位用的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咱们就包下他们的后院。”另一位秀士模样的客人接腔招呼掌柜的道：“带路！”

掌柜的应声“是”，走在前面带路。

兴隆客栈动员了全体店伙，小心翼翼安顿这批客人，招呼梳洗沏茶备饭等，时已二更了。

好在寒冬岁尾，客商不多，有极少数的几位客商，一见这龙蛇难处的一群，也就自动回避了，兴隆客栈后院全给新来这一群包用了，掌柜也求之不得，因为这样，就免去了很多的麻烦了！

这一群龙蛇难处的是什么来路？请看客栈号簿是这样登记的——

天都观住持云鹤，率门下弟子等一行五人，云游到此。

金顶朝圣团：领队钱潘，率同团员吴大用、陈用、褚百里、孙继滨、李广、李平、周森、郑晃、郑焯等十人。

兴隆客栈掌柜的江湖经验丰富，一看号簿各人名号，大吃一惊，忙冒着寒夜风霜之苦，乘夜过江去龟山走报义薄云天周若愚。

义薄云天周若愚似与兴隆客栈掌柜有旧，虽是午夜，也予接见，分宾主落坐后，周若愚垂询道：“钱掌柜夤夜光临，必有重要之事？”

“周大侠！敝店昨晚投宿了可疑人物，怕是冲着你周大